

挽弓当挽强

『非遗』保护的田野思考

王宁宇 著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理论与方法丛书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理论与方法丛书

挽弓当挽强

『非遗』保护的田野思考

王宁宇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挽弓当挽强：“非遗”保护的田野思考 / 王宁宇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039-6432-9

I . ①挽… II . ①王… III . ①民间美术—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国—文集 IV . ①J52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1032 号

挽弓当挽强——“非遗”保护的田野思考

著 者 王宁宇
责任编辑 齐大任
书籍设计 李 鹏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caaph.com
电子信箱 s@caaph.com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6—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30 千字 160 余幅图
印 张 17.5
书 号 ISBN 978-7-5039-6432-9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序 言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非常宏大和重要的事业，我能涉足的仅只是这个宏大事业很细小的一些部分。我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前中期开始实地接触传统民俗工艺美术，那时在认识上其实真是一片模糊的。有幸的是跟随着整个中国后来的社会发展，从80年代初民间美术的抢救普查高潮，到90年代末期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再开展，再到新世纪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全国范围声势浩大的整体推进，我得以不断汲取新动力、阶进式地清理学术认识并积累总结工作实践中的经验心得。尤其是靠着很多学界朋友的殷勤鼓励和拉动，我竟然也积攒下了一些长短不等的文稿。现在呈现给读者们的，就是近十多年来所写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关系较切近的十来篇文稿的辑成。

文集中所收皆为旧作，多为曾刊发过的，也有几篇是讲演稿的记录整理，此次只加以文字性校订而内容不动。为便于读者阅览，酌情增加了一些注释、调整补充了一些附图，所谓补充之图片均系写作该文时已有的旧照。文集的“特色”可能是很明显的：偏于美术的领域，偏于陕西这个有限的区域，偏于乡村田野调查的实景，偏于基层面上具体问题的讨论，还有一点很招嫌的就是爱讲批评的话。这里也有些是限于客观条件的自然状态，确实算不上什么高远恢宏之论。我一方面也怀有歉意，

同时也敬祈大家谅解，它毕竟也是一种存在。尤其是批评意见在我们的工作因时而进之时，不少批评已转化为前进动力了。

我将这个集子中的文章划作三大块，依次是：传统民俗文化空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社会民生、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国在快速进步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很高兴，这里有些十多年前文章中强调的问题已经成为解决过的旧事了，如上编里列举的许多民俗空间类（后来统称“民俗”）的项目都分别进入了国家级、省级“非遗”名录，对“庙会”“一揽子保护起来”的呼吁基本变成了现实。现在我比较上心的其实是第三块，即“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话题。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进入“深水区”和“持久战”阶段时，大约种种复杂问题都会突显出来。何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历史环境条件下属于一项全新的事业，谁也没有完整的经验和完美的方案，因此“涉水者”本身的学习（工作作风与学风）改造的任务也就不能不严肃地提出来了。以此为愿，期望与大家共同探讨，一道“摸着石头”前行。

王宁宇

2017年6月30日

目录

1	序言
1	上编 传统民俗文化空间的保护
3	挽弓当挽强 ——就社火与庙会谈西部人文资源环境保护中若干认识问题
25	传统民俗文化空间的查勘与保护
54	我们该怎么“激活”非物质文化遗产
60	新时代如何继绝救亡 ——触摸传统乡俗刺绣的思考
67	春帖的历史记忆及其在关中、陕南的活态传承
103	中编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社会民生
105	民间艺术应以民众自身生活需要为发展动力
111	以技近会：联结公众心灵的传统技艺劳作 ——对延安老醮会“承塔”的观察思考
132	让传统手工技艺进入当代知识系统 ——从陕北匠艺丹青生产性方式保护谈起
139	设计家，你为民生能做些什么
146	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产之间需要沟通
152	转型社会、手工业生存及其“非遗”保护之道 ——以凤翔木版图画业为例

177	下编 改造我们的学习
179	“非遗”保护与现代“规范”观之再校正 ——以陕西传统建筑彩作为例的调查与思考
201	从传统木版图画看“非遗”的人类之根
220	怎样认识民间艺术前辈的文化遗产 ——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集会谈话录
237	民间匠艺遗产能教给我们些什么 ——脚踏实地的创造精神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之核
256	田野中的文化史追索 ——《从兴镇遗珍到关中活态》前叙

挽弓当挽强

——就社火与庙会谈西部人文资源环境保护中若干认识问题

最近两三年里，我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其中包括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其局势发生了很重要的改观。我想这次最大的推动力恐怕还是来自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4月开始启动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一系列活动，从全球视野提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紧迫问题，再度激活了我们被经济建设与开发高潮冲断、掩埋已久的民间文化抢救与保护意识。“西部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和“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两个国家重点课题，在这一背景下正在全面推进；文化部自2002年开始策划“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4年春，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下达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这一切为我们今天深入讨论理清西部人文资源的家底，健康扎实地实现西部民族民间文化传统的保护、振兴与发展，创造了空前良好的环境气氛。

但是，关于大环境的问题是否就已经彻底解决了呢？不，因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是一个长远而非短期意义的工程，而近一个世纪来我们的欠账又很多，因此我们有很多忧虑仍然首先是针对着大环境的。

—

2003年3月10日，农历二月初八，西安市长安区王曲镇城隍庙正会的日子，整个镇区连同两条大路被人群、车辆以及商贸、饮食摊位挤得满满当当、水泄不通。这天从上午11时到下午3时，笔者在主会场北堡

寨村目睹了来自周围几十里路范围内的瓜州村、韦兆、何家营、西兆余、兴隆庄、曙光村、雁塔区新小寨、马厂南街、西樊村、北沈家新村、雁塔区电子城、岳村、崔家营、杜村、小江村、碑林区草场坡等十多家农民铜乐社、锣鼓社，先后来到那座只有三间房屋的小庙前，在周围群众万头攒动、摩肩接踵的包围中轮流上香和献演他们的鼓乐艺术。而在我来到之前，离王曲较近的三道庙、藏驾庄等村的锣鼓社已来此献演过了。人们说历年来进香和表演锣鼓的还有马村、金滹沱（土音读作金孤都）、瓦胡同、西安城西南的鱼化寨、城北的张家堡、城南的大雁塔、曲江池及北池头、首帕张（土音读作手巴掌）等村子的锣鼓社，还有渭河北的三原、泾阳，河南岸的好多村子也都来，总共要三四十家子。每个鼓乐社的乐器一般包括鼓、勾锣（各一）、马锣（七八个）、云锣（十个）、镲钹（十多个），是各村历史上自发组织传沿的。他们大都乘汽车、拖拉机，先到王曲北一处城隍行宫庙前上香和表演一场，来到王曲镇外再次下车整队，敲打着乐器前行。到主会场城隍庙前，先上香，上毕香把自己的锣鼓乐器敲起来正式表演。一敲打就有人出来给“披红”（“披红”是一种传统的群众自发的表彰方式，多为把红色绸缎被面披搭到各社打的横幅门旗上），越有人披红，锣鼓队敲得越上劲。这种纯民间自发、俨然具有鼓乐艺术大赛性质的活动，在王曲城隍庙——人们传说这里的老庙曾是全国一十三省总城隍庙——每年春举行，已没人能说清出自什么年代了。当地一位老乡说：“二月八交流会嘛，过去每年二月初二黑里（夜晚）就有（农民鼓乐社的）队伍来了，一直延续到二月初九黑里结束；这几年少了，二月七、八两日比较集中。”他还告诉我：“今年本来没有会，禽流感（警报）解除了，才（临时）有了（这个会）。”^①

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艺术特色突出、农民群众热心参与并且拉动了周边地区商贸交流和农民旅游业的盛会，它的核心区如今却只有孤

^① 说话人名高怀良，男，1939年生，西安市长安区皇甫村人，农民，曾在西安外语学院做过十几年工人。自称：“十一二岁就来（这儿）浪会呢。”

零零一座三间小庙，绝大多数与会者压根挤不进庙门！向长者打问，答曰：“老庙有多大？三原县城隍庙见过没有？就是照这庙修的！这庙比三原城隍庙大几倍。那时候老庙的大殿宽七间，有山门、影壁、前殿、大殿、戏楼，牌楼在大路西，总占地要二顷呢！啥时候毁的？从20世纪40年代起，先是叫国民党军队给占咧，建黄埔七分校开始拆，把爷（神像）毁了。怕周围农民群众不答应，他们住在里头白天睡觉晚上偷着拆庙”。1949年以后则由解放军部队一团进驻并接着拆，大殿、山门是最后在“文革”期间大约1968年才彻底拆光的，原庙址现变成了一所部队院校。如今这座小庙位于北堡寨，红砖灰瓦，是80年代中期由生产队翻修的。原住持老道自被国民党部队赶出庙以后一直就住在这里，是三间草棚，靠村里帮补扶养，70年代去世了^①。另一位老乡告诉我：“前年曾挖出过石碑的碎块块，是给道士和尚修的……撂了！照片、图纸之类？谁拾掇呀——谁拾掇下可想招祸呀！”^②

十多年来拉着大会的小庙坐东朝西背靠村庄，站在庙西北方一栋农家小楼楼顶上看，就像人海里的一块孤礁。由庙前距公路间大约本有二三十亩大小空地，按照往年的情况，人群不会拥挤成这样，但今年有家外地来的售票表演“美人蛇”等奇幻魔术的巨型帐篷当心堵住路口，占去了空地近三分之一面积，要到庙前的群众和各鼓乐社必须从两边绕进。大篷东边再划出两块供群众焚香烧纸的区域，小庙门前的场地便十分窄小，人流也就挤抗不动了。每一支鼓乐社的队伍都只能顺着人流从南向北缓缓蠕动，到得庙前再费九牛二虎之力为自己硬挤出一片狭小表演空间。这个道道老百姓都明白：“美女蛇”团体是花钱租场地的，所以才敢如此大模大样当道霸路。我想，眼前这场面就活生生地代表着传统

① 说话人名刘吉信，男，1928年生，西安市长安区王曲镇南堡寨人，农民。他称：自己从五六岁起对老庙和庙会就有印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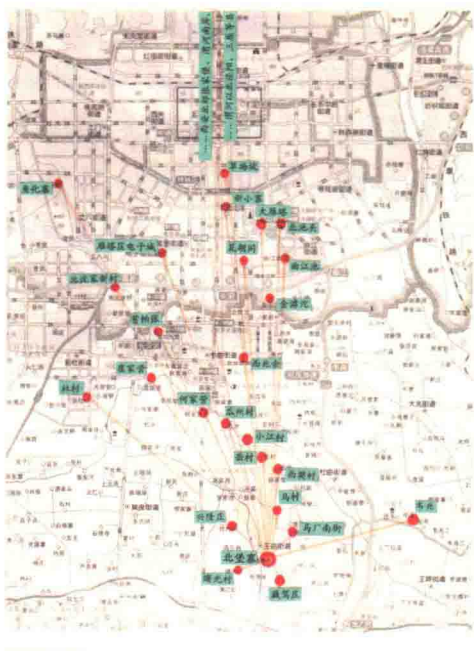
② 说话人名杨佑民，男，西安市长安区王曲镇北堡寨杨十字人，农民兼作木匠。1934年生。以上三人谈话均为2003年3月10日中午笔者在庙会现场随机采访。

文化庙会与民间鼓乐当下的处境。在多半个世纪里社会强势力量的剥夺和近十年来商品经济大潮对“文化市场”的畸形挤压中，它的存活完全出自当地传统文化的底蕴和农民坚韧热诚地保守传统文化及宽容顺变的能力。

二

关中平原东部渭、洛入河处史称“沙苑”的地方，有一个叫阿寿的村子(属大荔县)。这个村子南头过去有一座药王庙，现在是村小学的校园。按1990年春我在现场的目测，继承了庙址的小学校园东西宽近百米，南北长将近200米吧，原庙的牌楼位置还在学校南墙之外。据村中老者回忆，

从前这庙里碑子很多，西边一个碑子上写着明朝天启元年修这庙来咧。“文革”前庙里房子多嘛——有正殿、上殿、东道房、西道房。这还不是最早的老庙，老庙是“回回造反”(按指清代同治年间的陕甘回民暴动，时间为19世纪60年代)当中叫烧毁了(按被烧毁的老庙建筑中应该还有药王山、药王洞和戏楼)……到光绪年间群众募资把庙重新修起来了，直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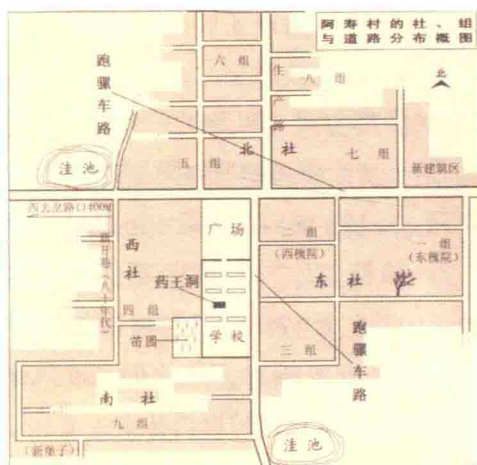
长安王曲“一十三省总城隍庙”庙会期间，各地赴会献奏铜乐社分布及路线图。这是依据2003年3月10日现场调查访问材料绘制的，是不完全的统计。个别地名因未找到具体位置而付阙。

化大革命”破“四旧”时，庙才被全部拆掉，盖成了村小学。^①

值得惊奇的是，围绕这座药王庙的屡建屡毁，阿寿村百余年里兴盛着一种特异的民间艺术创作：妇女们用小麦面粉捏塑蒸制模型式的药王庙“花献食”，其中包括自牌楼、山门、戏楼、前殿、正殿、药王山和药王洞等整套建筑物，以及塔、万民伞、旗杆、石羊、香炉、石虎等附属设施，显现出她们惊人的智慧与精巧的手艺。1988年，村干部抵挡不住老乡们的要求，20世纪60年代以来被压抑中断20多年的药王庙会 and 做花献食的活动一夜之间在阿寿村复苏了。该村村民自古传下来有东、南、西、北四个社，各社完全按照民选和自治的原则每年推举社和庙会领导人、搭建工作班子，而全体村民均表现出极为高涨的热情和十分虔诚的精神，做“花献食”面粉由各家自愿捐献，劳务是无偿参加的。各社之间还有竞赛性质，所以在会期之前，制作花馍是分散成许多组、半秘密地进行，忌讳互相走动探问的。到农历二月二日这一天早上，总会场一声号炮响，四下里回应的炮声此起彼伏。各社在旗帜、“花苦鼓”^②舞蹈队和彩伞的前导下，抬着一桌桌“花献食”（一般每四人抬一桌，每桌大体摆置一个建筑单体）的队伍出门了。向中心会场行进途中，不时停下来向广大众展现花馍和表演舞蹈、锣鼓。这些花献食有时是四社合做一套，也有时是按社分做几套同时并列摆在庙殿前场地。花馍、花苦鼓、彩伞、跑骡车、古老的“接水”（从耀县即今耀州区的药王山接“药水”）和群众的祭拜、插花、拔花等社火活动，构成了阿寿药王庙会既神圣又高度人情化的文化意义。这当中农夫农妇们在财力、物力与人力、情感的投入上诚挚慷慨，强烈凸显出对造福人间的药圣孙思邈的真实情

① 谈话人杨树滋，男，1926年生，乡村教师，本村人。详情请参见拙作《阿寿药王会采访记——陕西药王崇祀风俗田野考察之一》，载《美术学文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

② “花苦鼓”是当地鼓乐表演的自称，有行进中、场地定点和队形变换的多种表演方式；其名称来源于于鼓乐队全体成员身上及他们用的鼓和各种乐器，皆披挂以妇女的针黹作品作为美饰，主要有绣花的镜帘子、裹肚、十带裙、童背褙、童袄、童帽等。



阿寿村村、组与道路分布图 全村中心被四个社包围着的白地，是阿寿村学校与校北广场，也就是从前药王庙旧址的主体部分。当地传说：“从前阿寿有四社八堡一十六庙哩”，据1990年、2002年两次现场踏勘，现在学校中的三间药王洞已是全村唯一的古建筑了，花馍献祭的公开展示就在它的南边门外。四个社的分布方位未乱，“八堡”不存，以四条路组成的“大十字”因为东西向通道的拓宽而更见宏伟了，花苦鼓、献食和谒庙群众从各条小巷汇集为一个社的队伍，再沿大街进广场、学校。广场东西两边和东西大道的两侧是会期的商贸服务区，学校东侧及村东头的两处大路是专供跑骡车表演的区域。

感，诉说着企盼兴旺发达健康平安的民愿，也洋溢着那种热情澎湃的民气。

阿寿药王会不光是阿寿村人的盛大节日，因为特色浓郁，吸引得周围方圆几十里地，各村老老少少携儿带女都赶来了，于是这天阿寿村所有的巷道与空场同时成了一个巨大的农用物资、日用百货贸易与饮食服务集市，个体户不必说，甚至有跨县、市而来的百货公司、供销社也争相设摊位。秩序热闹而不紊乱，也充分显示了中国乡村社会成熟的理性精神与自组织能力。

作为催动这么一项盛大文化——经济活动旋风的原点，阿寿药王庙现在有多大呢？只剩下残留的三间半破旧砖窑，而且一年中有363天是占作他用的，老乡按旧习惯仍称它为“四间上殿”。小学校到这一天放假，算是新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一个让步，腾出校园供参加庙会的社火队伍集结表演及群众观光、祭祀药王。

三

1979年春节在周至县，我第一次见到陕西农村的“马社火”。毫无思想准备，从看热闹农民群众黑压压的人海中忽地闪豁出一条小道，打

了彩色脸子、戴盔披甲、天神模样的农村汉子骑在马上举鞭扎势，威严雄伟的队列从小道中无声走出，就像劈开海面的鲸鳍。那种神圣、凛然、不可亵犯的崇高和庄穆气概一下子震慑了人心。几年后在宝鸡市的陇县又见到了组织规模更大、角色扮相更为丰富神奇、群众气氛更为热烈的马社火阵容。在20世纪90年代里，我曾三次到陇县观摩该县以马社火为主体内容的社火大会演。调查当中，对当地群众心目中马社火祛邪迎祥的纯挚信念深有印象。直到2002年冬在首届“关中民俗艺术研讨会”读到李红军、樊志毅二先生所著《千阳跑马民俗纪实》一文，才知道邻陇县的千阳县原来还有另一种也以马为中心媒介的大型社火活动。千阳县全境处大山之间，在地形以塬为主的地区，留传下来每年正月中旬举行迎山神跑马祈福的庙会活动。程序大致是：人们事先为驮载神像选定和梳洗打扮好（神灵们的）“坐马”。提前两三天派人赴千山红土坡山神大庙奠酒，向神灵告知。庙会当日一早，成群结队牵马到山神庙请神，将山神及有关诸神的牌位一一供奉固定在“坐马”的马背上，然后马队向主会场目的地出发巡游。整个队伍依次有探马队、火铳队、主祭司马队、前锣鼓队、吹奏乐车队、仪仗队、“坐马”队、后锣鼓队及扈从马队。自山上下到塬区后，沿路经过村庄——人们的共同信仰是，人和马与山神同娱，可得神保佑，五谷丰登、人畜平安。

到了村头，牵马的人扬鞭一呼，迈开双腿，人与马一起在村里、打麦场上、田地里恣意狂奔。在奔跑的同时，火铳震耳欲聋，爆竹齐鸣，战鼓雷动，号角助威，马嘶声、串铃声和成千上万人的呼声喝彩声响成一片，如急风暴雨、山呼海啸。青年男子在马蹄扬起的尘土中追逐着、笑闹着、呐喊着，人手牵着马、马带动着人，风驰电掣，闪来躲去，惊心动魄，仿佛重现了古战场上万马奔腾雄伟壮烈的场面。一通鼓终了，又是火铳大作，队伍

起行向另一个村开拔。^①

巡游的终点目标是本年度主办庙会设会场搭建山神“行宫”的村庄，沿途经过的路线是预先商定的。为争取迎神队伍路过自己村为村人带来福祉，原本不在计划路线内的村子往往会动员本村最强悍的青年组织抢马队，抢夺牵马，以强行把山神迎往本村。那时的情景如下：

牵马的人双手紧抓（马的）笼头，一个劲地奔跑……抢夺马的人并非是从体谅的角度出发上前帮忙，更不是与马主人事先的约定，而是蓄意抢夺缰绳。他们总是跟随在牵马人的身边跑，并伺机毫不客气地抢夺牵马的权利。一个当仁不让，一个拼命争夺，这就出现了在跑马过程中的抢马场面……^②

就是这种竞奔角力的抢马，将迎神游行的气氛推向狂潮顶峰。完成巡游路程后，山神牌位安置入“行宫”，祭拜如仪，次日即开始或三天三夜或长到十天十夜的庙会。千阳人这种“跑马”，在陕西农村可能是对抗性最激烈、运动量最大的民俗体育竞赛活动了。作为这种民众活动动力源的山神庙，因为地处大都荒僻，虽有毁圯可能，似乎尚无被挤占庙址之虞，即使颓圯了也较易恢复。但令人遗憾的是，在20世纪最后十几年里，农户养马的数量急剧减少，往昔的“跑马”在千阳如今成了跑农用机动车，于是当年最为激烈、惊险的“抢马”一幕也无从存在了。但尽管如此，为什么农民们还会以“跑车”顶替跑马举办庙会呢？我想这个答案也是清楚的，这是出于渊源悠久的对大山之神的感情——山

① 李红军、樊志毅：《千阳跑马民俗纪实》，载西安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编《关中民俗艺术论集》（一），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211页。

② 李红军、樊志毅：《千阳跑马民俗纪实》，载西安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编《关中民俗艺术论集》（一），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211页。